

文艺评论

写作:信息与艺术之间的博弈

□石华鹏

时间制造了遗忘,时间也制造了记忆。史书抑或一切印刷物都可视为对流动时间的记忆。如今,庞大的计算机存储设备的出现,让时间有了另一种形态,它惊人的信息吞吐量和存储量几乎记录和还原了大部分时间。一切看似烟消云散,其实无不记录在案。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铺天盖地的信息和数据的生产、传播以及存储,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也正因为如此,文学创作迎来了它最大的敌人:海量的信息。

无论从小说写作的外部情形还是内部情形来看,写作即是信息与艺术之间的博弈。信息是肯定的,是叠加的,覆盖式的,片段式的,非叙事性的;而文学是模糊的,是完整独立的,是思考的,叙事性的。文学与信息之间形成了某种对立,小说和散文写作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信息与艺术之间的博弈。哲学家韩炳哲说:“信息和想象是对立的力量。”密集的信息不仅没有解放想象力,相反压制了想象力,想象力更多时候来自信息的匮乏,而想象力的艺术产生的原始动力。另外,信息的丰富导致了信息的贬值(值得书写的信息在变少),信息的贬值又导致了经验的同质化,导致了叙事个性的消失。所以说,如何平衡信息与文学之间的博弈,如何将信息(可供写作的经验、素材或无故事)向艺术实现根本性的转化,则成为一部小说一篇散文是否成立的关键。

英国评论家詹姆斯·伍德在谈到一部小说的失败情形时,说:“我以为小说之失败,不在于人物不够生动或深刻,而在于该小说无力教会我们如何去适应它的规则,无力就其本身的人物和现实为读者营造一种饥饿。”这里有两个关键词:规则、饥饿。在詹姆斯·伍德看来,一部小说的写作过程是制定一个自圆其说的故事规则和艺术规则的过程。其次,小说的叙述过程包括了教会或引导读者去“适应”这一规则,让读者进入这一“规则”的逻辑系统之中。此外,还包括营造一种阅读饥饿感,即故事和人物的吸引力。无论规则的制定,还是饥饿感的营造,实际上都是对信息艺术化处理的过程。

如果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信息互联的数字时代与过去相比,对写作最大的

改变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写作认识和写作意图的改变。在信息不够发达或者信息对人的影响没有今日这般强大时,写作对很多作家来说都是异常神圣和强大的,写作意味着一种改变现实的可能,比如改变某项政策、改变某类人的人生轨迹等等。但时至今日,写作再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现实,或者说写作的社会功用已经被时代的其他媒介征用,而写作“继续朝内转”(乔治·斯坦纳语),写作意味着认识自我、拯救自我的可能,如安妮·埃尔诺在一个访谈中所说:“一本书有助于改变个人生活,有助于打破忍受和压抑的孤独经历,使人们能够重新想象自己。”写作意图由过去的“改变现实的可能”到现在的“重新想象自己”,是时代留给小说艺术的新的责任和新的领地。

每个时代的人们都面临新的时代

带给自己的美好和迷茫,对这些未曾有过的感受、复杂的精神问题发言,构成了某个时代小说写作的全部可能。我们不禁会问:信息互联的数字时代,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全新的、复杂的精神问题呢?给小说写作提供了哪些有待掘进之地呢?我们相信,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不仅仅是思考和回答,还会催生写作的新方向和新创造。

一个重要的问题随之而来:严肃文学的未来之路在哪里?

当前的严肃文学,正处在一个转型之中,有一点不知所措。如此判断的依据是:严肃文学正在失去活力——读者阅读活力和作者创作活力,越来越小圈子化。

严肃文学遭遇麻烦的根源是,印刷时代过渡到了信息时代、数字时代以及自媒体时代。人类已经由文字中

心过渡到了图片、视频中心,甚至即将出现的3D虚拟空间,即一时热门的元宇宙空间。

一方面,信息铺天盖地,世界变得越来越透明。另一方面,作家“想象力落后于花哨的极端现实(乔治·斯坦纳语)”,不说起越经典,就是征服读者的严肃文学写作,也变得日趋艰难。我们知道,该有一个新的转型和突围发生,该有一个新的文学生长出来,但是打破沉默的出路在哪里呢?现有的热闹的网络文学是严肃文学变革的方向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那是什么呢?

波兰著名作家托卡尔丘克从未丧失对文学的信念,她一直在思考:我们今天该如何写作?她试图找到一些可行的方法来讲述全新的世界故事,比如:“如今是否有可能找到一个新型故事的基础?”“有没有一个故事可以超越一个

人沉默寡言的自我监狱”“我也梦想着有一种新的叙述者——一个‘第四人称’的叙述者”,等等。很显然,托卡尔丘克的思想是基于未来写作的方向和方法的。而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发现,这个时代里既有口碑又有读者缘的作品,是那种走在严肃小说和通俗小说的中间道路上的作品,它们既有通俗小说那种无法拒绝的阅读吸引力,又有严肃小说在人性勘探上的深度广度,比如美国的蒂芬·金、日本的东野圭吾以及中国的余华等,他们畅销的长篇小说说的大致是这条路子。时间已经告诉我们,纯粹的严肃小说有口碑无读者缘,纯粹的通俗小说有读者缘无口碑,而这两者之间的“中间道路”,正是在口碑和读者缘上的双丰收。这种写作路数会成为今后小说变革的方向吗?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寻找和处理这种“中间道路”,如何写出真正的好小说。

美国著名编剧詹姆斯·弗雷写过一本书叫《让劲爆小说飞起来》,我以为“劲爆”一词是否我们在微信时代开辟严肃文学新疆域的有效“武器”呢。我愿意想象这种“劲爆”文学的基本元素:它有强大的吸引力,故事富有戏剧性;它触动读者的身心,感人或者令人愉悦;它道出人类社会重要的东西,或明或暗;它的表达简洁、准确和美。这会是严肃文学的未来之路吗?

诗路花语

冬日记忆

(二首)

□念琪

大雪

此时此刻,南方人在挂念北方
想象洁白纷飞,蓝天需要温暖融化
我们结伴而行,三只大狗拉着雪橇
在森林里穿行。赶一场盛宴

虽然雪还在下着,而我们心里热腾腾的
锦衣盛装,连皮手套也是崭新的
没有人在乎出去吃一顿羊羊肉
屋里头提议在家里喝一碗糍耙九子

再说,墙头上还挂着厚厚的肉
地窖还藏着新鲜的土豆
一群儿女总是把音乐声开得很响
似乎要把屋顶的雪震落,一起飞舞

立冬

早晨就被雨声惊醒
想起春天的湿润
芭蕉树下的雨滴
季节好似一场梦
交叉叠映,朦胧无框

葱葱翠翠中,蝉鸣了无踪迹
挥之不去的烦恼成了一份记忆
想到这儿,赶快起身
清理秋天的思绪
给落叶留一月崭新的空间
让雪花住进新屋的别墅



乡村情怀

平行站立

□黄水成

午后的阳光在墙上一节节拉长,又在老宅的门缝里,被风搅得摇晃不定,一片片变窄、变轻、变薄,冬日的阳光一寸寸退缩在寒风中。

天更高了。一行轻盈的翅膀,诗歌般地飞向天际。巨大的安静淹没了村庄。屋檐边晒衣杆上的旧被单,飘出老婆婆的生活底色,她蹒跚的背影,把村庄推向摇摇晃晃的历史深巷中。那排没有耕牛的青草垛,给村庄留下大段空白,炭化的稻草旧得令人心疼。

枯枝与落叶,被风晾轻了翅膀,在打谷场上团团旋转。只有墙头那株野草还在和季节做最后的挣扎,弯垂的枝条,在村头院墙外投下一个大大的问号。

一树经霜的果实,压弯村头那两棵老柿树高傲的头颅。成群的喜鹊以及乌鸦都安静了下来,它们的长喙啄透了天边的夕阳。

没有脚印的石阶,苔藓都长出了思想。蜘蛛赶上了好时光,还有野草,在村庄通往田野的沿途布下一道道哨卡。

被父亲汗水浇灌的坡田,水稻第一次缺席。父亲曾经的誓言在泥底的草根疯狂传播。

粮食奔跑在运输线上,田中央那片金黄色,今天成了少数。该落幕了,成片的狗尾巴草奔跑在季节的道上,只有沟渠边那从野菊花在风中泛出会心的笑意。

进山的小径消失了,再也找不到童年的入口,村边的山林自由地回到了童年。马尾松、针杉,连同那些小杂木,一直朝山脚下探过身来,没有柴刀斧头的把守,它们恣意地长出原来的模样。

白鹭在树梢上建起它们的村庄,退耕的田野成了它们的私人会所。连片芦苇荡重新占据滩涂,苇莺还有鸬鹚,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地引吭高歌。鹭鸶、水鸡以及白秧鸟,在沙滩上留下宝贵的词语。平静的水面成了几只野兔的芭蕾舞场,还有苦楝树上成群的麻雀在纵情飞舞。村庄转场的背后,原野正在进行一场宏大的叙事,寂静而辽阔。

时光如溪流奔走。漫山的芒草齐刷刷地站成一片,以沉默的符号在掌声与鲜花之外等待一场检阅,以及等待季节伸出一把长长的刀,像老皇历一般从墙上的一张张割下来。一回头,满面芒花飞来,生活的谎言纷纷跌落在风里。

分别再重逢,到处是匆忙的脚步。在故乡这个原点上,我,还有你们,都成了疲惫的旅行者,唯有它们,在收获自己的果实。哦,不,它们也是旅行者,它们在自己的身体里旅行,而我,则像一棵移动的草。我们都在旅行,都是过客。俯仰之间,才发现,在这个冬日,第一次和它们如此平行地站在一起。

10岁的时候,我的梦想是:我要飞。好好读书,长大了飞出那个生我养我的小村庄。这是我人生最初的梦想。我很努力地读书,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12岁便离开家乡,到山那边的县城中学读书,过起了寄居生的生活。高中毕业后,考上了中专。19岁时,毕业分配到了县城的一个事业单位。虽然在城里工作,但回家挺方便的,20里路,骑车也就个把小时。每周都会回家,看看父母。

20岁的时候,我的梦想是:做喜欢做的事。人生的很多大事,必须在年轻的时候去完成。恋爱、结婚、生子……接踵而来。还要为人生的理想忙忙碌碌,能够抽空回家看父母的时间开始捉襟见肘,但毕竟离老家近,父母还是壮年,走动走动,还算方便。见与不见,也不是太在意。

那时候,总觉得没有梦想,人生就没有意义。事业,拼搏,奋斗,时时挂在心头,父母在自己心里的位置,其实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有梦想,就有希望。30岁的时候,我的梦想是:我要飞

得更高。努力总是会有回报的,10年的奋斗终于开花结果:实现了青春的梦想——当记者。离开了县城,到了市里,成了一名名正言顺的党报记者。于是,离家越来越远。回家一趟,坐车要好几个小时。一年能带着孩子

在我38岁的时候,年仅61岁的父亲突然病故。有一段时间,心里充满了内疚,后悔自己没有尽到人子的孝道,没有来得及好好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父亲就离我而去。40岁的时候,我的梦想是:再上一层楼。

说是没有在自己家里自在。有一次,借着母亲生病的机会,好说歹说,才把她接来,可是,没过几天就吵着回家。

我蓦然惊觉:跟母亲的相见,是见一面就少一面了。后来母亲病痛缠身,我却没能能在身边服侍、照料。心中是万般的愧疚,可我们有太多的东西割舍不下。

人的一生,都在为理想而奋斗。我们每一次的努力,每一次的奋斗,每一次的成功,对父母来说,都是渐行渐远的背影。正如龙应台《目送》里说的:“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当我60岁退休的时候,劳碌一生的母亲却早已离开人世,留下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

人生这辈子很长很长,因为我们总是在追求无尽梦想;人生这辈子很短很短,因为我们总是在不经意间就错过了重要的时刻。愿我们每个人在有生之年,实现人生理想的同时,都能珍惜与父母相处的时光,让生命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美好的印记,而不是遗憾。



生活感悟

梦想

□荣兄

回老家一趟,就已不易。况且,事业之外,把剩余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孩子身上,能想起父母的时候,也只是有事的时候。

这个10年,我从市里到了省城,又从省城来到了泉州。每次飞得高一点,就离家越来越远,回家看望父母都成了奢望,有时也只能想想。

到了不惑之年,其实还是有感,还是放不下名和利,欲望总是无止境。48岁的时候,终于上了一个台阶。自我感觉,人生已经比较圆满。

然而,50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独居老家10多年的母亲,已是满头白发的古稀老人。我想尽一点儿子的义务和责任,让她跟我们一起生活,她又不愿意,

赤诚的光焰

□君照

崇山,曾是我的远方
当阳光百转千回
激活横移交错的每一根电缆
有一千束、一万束赤诚的光焰
抵达我的心里
用电的光亮
激励我做勇敢的跋涉者
奔赴远方
在崇山的寂静和工地的喧嚣之间
去践行一线电网女工的每一句誓言

此处,曾是我的远方
电缆隧道建设像一场接力跑
一千八百公里
一头是家的方向
另一头是这座城市
当风和阳光
带着我来到这里
用脚步丈量电缆隧道
接引送电
这是一线铁军女工的一种担当
这一片人生的新空间
让我的意志流进了电缆隧道
用接力棒点燃我的电网时光

因为电网
一抹花香会更加美好
一颗向上的心会更加亮堂
电网一线女工的劳动和爱
亮出一道道彩虹
离云游的天空更近
离飞鸟的天空更近
映照我们的未来之路拔节生长



你静静站在罗胜村的后山
一站就是千年
站成了千年的沧桑
你拂过多少凄风
沐过多少苦雨
依旧守候在这里
不改初衷

你曾一次次目送
离乡的背影
也曾一次次召唤
远方的游子心归故里
任岁月轮回
乡愁不会老
此刻,轻轻抚摸你
我一脸沉思
百感交集

西山上

松树青翠,泉流的声音更加清澈
冬日的山峰不凋谢
行人啊,是否触到岩石的柔软
小路蜿蜒,是探访幽处的直径

新人新作

杉木王(外二首)

□高雨琪

攀上山巅,也拐向
山中的庙宇

放生池前,喂养风波里的龟鲤
略显浑浊的池水
水底的红绸在漂动

公园里

那里是另一个梦,没有围栏
新种的绿植,亭台被沥青的手牵着
如此温馨,我们的影子
像安静的睡眠

流水分成两半,风踏水而来
载来绿色的长发
蝴蝶从白玉兰飞向黄色的桂花
冬青的游乐园,孩子是永远的春天
热闹满树,星星的碎片满地

一个孤单倚着另一个孤单
夜使距离模糊
柔声细语涌动一轮新橙之月
皮是憧憬,肉是怀恋



2月新人 高雨琪,2001年生,福建武平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生,作品散见于报刊。本文为新作之三。